

看見台灣之旅

美中對立激烈又動盪的時代混水中，環太平洋西岸一個小小島國上長大的我們，要如何走出屬於我們自己的路？我們從小在台灣從課本看世界，若反過來從世界看台灣，我想會發現更多她的可愛、她的美，以及屬於她自己的出路。在我們尋找屬於自己的路之前，我相信更多地看見台灣是其中一個方法。所以我選擇走出台灣，學習從世界看台灣。



極東島國

有人去了中國，有人去了美國，而我選擇來到一個被稱為神秘的極東島國，那個跟我們好像有點熟又有點不熟的日本。一個以海洋島國自居，有著獨樹一格千年傳統文化的日本，在1853年黑船來航後捲入近代化的旋渦。在急速西化的過程中，卻也演繹出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哲學模式，然而這樣的一個西化進程，也翻弄挑釁著亞細亞的古老靈魂。

受過日本教育的阿嬤，老是對我歌頌過去大日本帝國種種的美好。在戰後逃亡渡來的中華民國殖民統治教育下，「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晦暗的詞彙對我而言是耳熟能詳的。我帶著一個混濁且酸澀的歷史記憶前往日本。

2016年來到了日本（千葉）時，也許是因為比較鄉下的地方，當時還可以感受到濃厚的排外氣氛。雖然常被說臉長的像日本人，但在讓人知道我的名字後，或是聽到我講著不流利的日語後，馬上可以感受到被以帶著有色眼鏡看待。但也因為生活在日本社會以及與各年齡層的人相處的經驗，終可理解大和魂被讚揚的理由，這使我時常感嘆天照大神（アマテラス）千年來的眷顧。

繁文縟節、自尊心高、不說真心話又愛假仙（ké-sian），是人們嫌棄日本常有的說詞。這也許是與他們長久以來所奉行的「和」有關，一個為了維持和諧的社會氣氛，人與人之間盡量維持在一個朦朧美的距離感上。這個「和」當初可是讓一個來自情熱南方島國的我飽受折磨，不過形成的對比卻也因此更能認識到孕育我長大的島是如何薰陶我的魂。

留學生涯

2016年9月我到流通經濟大學為期一年的交換，之後在該大學教授的指導下考上東大的 Postgraduat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tudents。

交換那一年，主要在適應生活以及加強日語學習，其他就針對幾個較有興趣的法律科目（日本憲法、刑法、行政法）的概論作選修。那時，碰巧加入早稻田大學台灣留學生所主催的「拿山瑪谷東京讀書會」，也因緣際會與戒嚴時代所謂「黑名單」的海外台獨老前輩們結識，平常參與各種議題討論之外，也常常跟著大家為著日本的政治問題、為著台灣的主權問題在東京的各種場合做社會運動，這也是帶領我從法律轉向政治的關鍵時期。

2018年4月我進到東京大學法學政治學研究科裡，在久保文明教授門下研究美國的對台政策。東大的研究生活其實非常苦，除了自己的知識太過單薄之外，課堂上的討論更是專業到讓我無法招架及追隨，雖然每天熬夜苦讀，但卻也開了不少眼界。有永遠消化不完的知識外，在百年大學裡讀書的好處就是還能飽嚙日本近現代化的維新氣息。

有人說，出國必修學分是要學會用外語解釋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中國留學生在各國課堂上強勢霸凌的作風就不提了，我所參與的政治領域的課，勢必會討論到戰後的「Taiwan Issue」，特別是美國外交史的課堂上無法避免的是日本學生一臉不痛不癢地來打擊你的台灣人身份以及身份認同。質疑你在中華民國的殖民統治下如何自稱「台灣人」，或是咄咄逼人地質問台灣獨立主權的法理依據何在等等。在「Taiwan Issue」仍是現在進行式的如今，那是我最深刻感受到縱錯交雜歷史背景下台灣人悲情的一年。



日企電腦工程師

2019年3月我結束在東大的研究後，順利在4月進入到日系IT企業擔任工程師，公司就在車站使用率世界第一的新宿。很多人驚訝我竟然「轉行」，但我自己並不那麼驚訝也不認為自己是「轉行」，只是利用日本的就業環境來「跨行」。

我刻意鎖定急於國際化的日企，並看準這間公司企圖發展的「美、日、印三角聯盟」。在每一關面試都不斷強調，「我是台灣人，我碰過日本的法律之外，也嘗試學習以日本人的視野來研究台美關係」，雖然並非資訊專業出身，但企圖以台灣人之姿來參與印太戰略下的發展。最後我順利拿到公司offer，進入到該企業接受技術訓練不久後在某次的聚



週五晚上與同事酒攤後繼續在新宿神社前續攤喝到天亮。同事來自世界各國。（右三）

餐，社長拿著酒杯到我身旁小聲道：「我一直想要雇用台灣人，你是我們公司第一個台灣人」。那一刻是我在國外第一次感受到身為台灣人是一個優勢。

從亞細亞孤兒到台灣囡仔

今年9月來日即將邁入第五年，也是在日本從留學生進到職場的第二年。雖然還是菜到不行的菜鳥，但終於擺脫有一餐沒一餐打工打到爆肝的留學生涯，嚐到經濟獨立以及孝敬爸媽的成就感。然而始終沒有變的仍然是得不斷地去主張「我是台灣人」，因為強國勢力在日本沒有銳減過，台灣在國際社會所受的壓迫也沒有緩和過。

有一本以「台灣：苦悶的歷史」為名的書，講述台灣的多揣命運，然而台灣的地理價值似乎可以反應這一個多揣在歷史上的必然性。生在此地的我們，無可避免地在現在及未來仍要去面對多揣的可能性。唯一有幸的是，我們這一代已經有無限的機會向世界主張我們是「台灣囡仔」，而從前那個亞細亞孤兒的情懷不再使我們悲哀。

1920年代台灣知識份子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即以東京為據點，其中蔡培火喊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一句更被視為史上第一次以全島為範圍的共同體命名，戰後的海外台獨運動亦以東京為中心發散到世界各地。這也許是讓我沒有後悔選擇日本的理性，也希望更多人可以嘗試來到這個，不論是過去現在或未來都有著與台灣密切關係的日本。



自民黨議員鈴木馨祐招待，來參觀眾議院。（前排左三）

我很感謝四年多前那個不顧一切用爬也要爬出國的自己，因為那一個決定，拓展了人生另一個原野。也很感謝當初系上老師們總是鼓勵學生出國，並以各種助力應援。如果要我總歸一句出國唸書的意義，我會把它定義成是一趟「看見台灣之旅」。

（註：大三修完畢業所需學分，大四來日交換後接研究所，再出社會）